

國民政府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二二〇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三七號

四維旬刊

第一卷 第五期



(二)

目 錄

四維論壇

德恢復強迫兵役制與法對德之抗議書

我們應當怎樣去做.....(三)

我也來個一年計畫.....(五)

春節前後的一段日記.....(六)

固始縣農村狀況及赤匪竄擾情形.....(六)

讀「三個不同的女性」之後.....(七)

無人殿.....(九)

旬日紀錄.....(十)

四維論壇

德恢復強迫兵役制與法對德之抗議書 我與

最近報載德意志因恢復強迫兵役制，歐洲國際間，空氣頓呈緊張，與德意志號稱世仇的法蘭西共和國，及歐戰後新興國家的意大利，比較利害關切，曾先後對德提出抗議書，法蘭西並將此重要問題提出國聯理事會，請求注意，據本月二十三日報載，法國對德之抗議書，已遭德國駁斥，國聯理事會對此問題，擬在下週提起討論，因之歐洲風雲驟變，一般人視為此種現象，恐將引起戰爭，願藉此事件，畧申言之。

德意志恢復強迫兵役制，在該國之立場上，乃不可或免的步驟，此種步驟，是繼續薩爾事件以興起者，前次薩爾事件，倘遭失敗，而此次恢復強迫兵役制度，亦斷乎不能施行，此敢果言者也。設此次強迫兵役制，無障礙的恢復了，又必繼以恢復海外領權為請，倘彼時再能如願以償，則凡爾賽條約，彼邦即可以脫出束縛矣，法蘭西雖不承認此舉動，與實何補？況希特勒唯一的號召手段，即是恢復德意志，打倒凡爾賽條約。這既往的一切措施，不過是異途而同歸，此種步驟很顯明的，並非在實施後，以兀突驚人可比。若謂希氏之

斷然手斷，為有挑戰行為，以希氏之明銳眼光，恐不能採此下策吧。

法蘭西與德意志處於絕對的敵對地位，它們因世仇反復報施，不只一次了，法人大有「既生法，何生德」之憾，所以它對德意志之舉動，深刻注意，這是自然之理，現在法蘭西對德唯一的武器，便是凡爾賽條約，無論如何，不願德國脫出束縛以外，這是兩國立場上，根本之焦點。薩爾事件，雖獲勝利，法人即繃隱忿，或者這次欲藉此事件，以洩之罷了。縱或不然，觀德之行動日益放肆，不得不以抗議書為之警告，復增兵國境為之示威，以期希特勒之野心稍為斂束，法國之抗議書，雖遭德國駁斥，法必用更穩健之方法，以處理之，若謂前途惡劣恐稍有待也。

意大利為歐戰而損失最巨者也，意相莫索里尼，曾親身參戰，其辨察利害之觀察，較任何人而深切，此次隨法之後，亦對德提出抗議，吾人認為此種措施，特為法蘭西之顯音器而已，若謂其對外國立場上毫無利害乎？亦未之然也，在前歐戰爆發的初期，意大利是同情於英法的，況且它的東邊國界，常與奧國發生衝突，那時莫索里尼正在作前進報的編輯，他主張不同情於德意志，現在莫氏已為意國的首相，政權在握，所以他仍然要照以前的方針，與法蘭西抱同情，此次

繼法之後，抗議德國，也許是這種原因。

試觀上述德法意三國之立場，利害關係甚切，這三國中的任何一國，如有所舉動，其餘亦必隨之警惶起來，縱輕微小節，往往視若嚴重，此由之乎舊日隙開所使然也。若據此而斷其必戰，恐時機尚早也，倘希特勒不顧大勢，一意孤行，糾紛擴大，勢所難免耳，第此世界經濟恐慌之際，謀國者宜出自穩健手段，一意孤行非國家之福音。我國現處地位若何，是否與德意志相類似，或尤有甚者，望國人對此問題以比較之，國人之步驟，或可有預計之利也。

我們應當怎樣去做

我與

「我們應當怎樣去做」？在回答這個答案以前，我們可先研究「人生在世是爲的什麼」？將這意思研究清楚了，我們自然得到良好的答案。我們先說：人生在世是有所爲的，並非無所爲的，既然是有所爲，僅爲着享樂受苦，爲生活而生活，爲社會國家而生活，但是又有人出來否認這四種意思，他說這四種意思，並不足以解決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我在黎正甫先生論文中，見着有一段說，「人生在世是爲享樂嗎？假如人生在世是只爲到世界上來享樂，世界之外別無樂園，別無幸福之境，則世界上的福樂，應當是實在的，應當能滿

足人生的欲望，何以人類的欲望難填？得尺進尺，得步進步，沒有止境呢？何以每有人嘆「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何以更有人視世上的榮福，如流水浮雲，世福難得而易失，故知其非真福，世福不能長享，故知其非永福，世福非真而暫，宜其不能滿足人生的欲求，世界上既沒有那個能滿足人類欲求的福樂，那麼世界上便非享樂的福地，即不能作爲人生終極的目的。世界上設有真福可求，故知人生在世，不是爲着享樂」。（見去年十月十九日北平益世報）由這一段文字中，可以見出這「享樂」不足以解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

在黎君同論文中，見着一段節義的說，「這班人多半是抱着消極的人生觀，他們的主張，是得過且過，厭世疾俗，百無聊賴，會萌求速死的念頭，以爲人能求得速死，可以免去充軍的痛苦，其實人生的痛苦，是否可以一死了？是一層大疑問，因爲無論何人，都不能去嘗試死的味兒，誰也不知道死時的景况怎樣。」由這一段節義的文字中，可以見出這「受苦」不足以解決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其餘爲着生活而生活，爲着社會國家而生活，亦均被黎君否認，均說不足解決人生所爲的最終目的，他說：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是爲着天，在他的論文末節是這樣說：「據此謂人生是無爲的，固極荒謬，謂人生有爲，而不爲着造化人類的天主，那也是走

錯了方向的，倘明知道人生是有所爲的，而不願探其究竟，……。」這是證明人生是有所爲的無疑了。

何者爲民？在此處當作民衆解，即是一個國家的老百姓，再進一步說，天即是民，民即是天，天民一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句話就是說一國之君，他的惡行，要獲罪於天的時候，雖再禱告也是無用了，可是一國之君的惡行，是直接加到民身上的，而受其殃者，厥爲民衆，孔子不說獲罪於民，而說獲罪於天，是天民一也。又曰：「天聽自我民聽，」就是一國之君，他的惡行爲，使民衆生了怨言，免不丟「不平則鳴的輿論，」或者他的惡行，以爲上天不知，天無耳，何能聽？但是民衆的怨言，即足以代替了。自古凡倡討無道之君，都稱謂天討，其實民心已失，相率而討之也，所以人生在世，究竟爲什麼？我們必須說：「人是生於民族，也爲民族而生活。」這享樂，受苦，生活，與社會國家，不過是民族中的一種過程，演進，與組織而已。那些都不是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

在前一節中，我們已竟說了，人生究竟爲什麼？乃是「人生於民族，也爲民族而生活。」那麼人生所爲的至終目的，也就是如此了。

現在我們來答復這個答案，「我們應當怎樣去做？」答案

就是「我們應當爲民族而奮鬥。」世界各國，各爲其民族所組成的，所以各國的國民，均無不各愛其國家，國家是民族的代表，愛國家就是愛個人，也不要說別的國來侵略我們，縱然平素對我們國家，稍有侮蔑，我們當引以爲奇恥大辱，因爲他侮蔑我們的國家，即是侮蔑我們的民族，正是侮蔑我們的個人。我嘗聽見說，我國的民衆，受了外人的侮蔑與恥辱，我總覺着這不是對於某一個當事人，這是對於我們整個的國家，進一步說，就是直接對於我們個人身上。如果以爲是別人，不于己事，那就是謬誤了，即是未嘗瞭解人生究竟爲什麼？那就是狹意的思想，這種人都是爲着自私自利，在他得意之時，他比一切都霸道，他是目空一切的，他要說謊言以欺騙我們，他常玩弄人們於股掌之上，在他失意之時，他就悲痛，惱怒，甚至黑了心，來拋開他的祖國，甘心去做那賣國賊。

無論那一個國家，看看它的歷史，都出了不少的賣國賊，細細的解剖他們的心理，他們全都未瞭解，人生究竟爲什麼，他們走入自私的歧途，他們自己錯誤了，尤以爲不甘心，還要想出法子欺騙別人，使別人與他同入歧途，這種人不但誤了自己，又誤了別人，這算罪大惡極，但是那些盲從的人們，僅爲着衣食問題，盡被斷送了，這是何等的愚鈍！何等

的悲愴！如以此言爲空洞，試看某一國對某一國提出抗議，宣戰，媾和，那都是爲的什麼？那不過是民族與民族間，直接問題罷了。侵略是擴大民族的代名辭，宣戰乃是侵略的一種手段，至於媾和乃是保持民族雙方勢力的均等，那件不是爲着本國的民族呢？今再狹意的說，我們的祖先生下我們來，第一爲的

是繼續香烟

第二爲的

是光前裕後

第三爲的

是繼承產業

我們若是自強，不好好

四維旬刊出版

誌禧

大聲疾呼 力挽頹風

啟誓發願 睡獅以醒

四教昌明 邦家是興

桌爾旬刊 木鐸金鑄

王蔭樹敬祝 多少聖賢，來指示我們，我們到了現在，要是弄的一塌糊塗，深夜捫心，應當怎樣的自答呢。

(未完)

我也來個一年計畫

老朱

即送別守夜君去哉。

吾到任以後，一切從例，不必細述，但是，自從感想到玉皇的訓誨，自己心中發生了不少的感觸，以後的一切，都要興奮，當此新任之始，先把個人的年生活，計畫一下，說如何，便如何，以下就是我的個人一年計畫：

在以前，吾因一時間的迷曠，誤入盤絲洞，那妖精真是利害，吾弄的得不償失，若非悟空行者打救，也早就一飽妖精之腹了。但是吾的毛病，是愛看媳婦，吾的室慾工夫，又大強，從此要立定主意，痛改前非，待吾把公務料理理，還是到高老莊把吾愛接來同住，現在的年頭兒，什麼朋友都有，萬一被他們勸活了心，豈不又糟了嗎，不錯就是這個主意。

玉皇大帝，榮位之尊，再大沒有了，尙不以草芥見棄，當面勸諭，吾以後決不再抱樂天主意，凡事謹慎，按照現有的職責，熱心作去，與其後來糟糕，何若防患未然，不錯，就是這個主意。

吾的懶惰，是掛了號的，每日飽食以後，北牆底下，南山頂上，日光晒着，大享太陽燈之福，這些時間空間的消耗，要統計起來，也就大有可觀了，以後振起精神，埋頭苦幹，不錯，就是這個主義。

寫信一事，吾沒有多大研究，所以各遠地朋友們，很少通信問候，往往他們都懷疑吾是出使外洋了，其實何嘗敢越雷池一步呢，有句俗話說的好：「朋友分手後，各自奔南北，若不常寫信，日久即疏遠」。這幾句話，不知由那位嘴裡放出來的，吾以後也要常與朋友寫信，報報我的情況，以免他

（她）們再給我造謠言，不錯，就是這個主意。

就弄這點吧，多了恐怕不好辦，人要悔着作，不要作着悔，弄太多了做不到，不是等於零嗎？喂！那邊來個小摩登，待我先去看看來哉。

（完）

春節前後的一段日記（一）

醉生

「老景醒醒，天不早了，該穿衣服走了，不要誤了吃飯的鐘點呀！」我在睡夢中，被愚喊醒，一看時計，果然下午三點半了，於是趕快穿衣服，在這時間，茶役拿進一個賬單來，我接來一看，上寫：「兩位澡七角六分，兩個擦背三角二分，兩個捏腳二角四分，一個刮臉二角，一個刮腳一角五分，一個刮手（編者按刮手在漢市尚算一個新花樣呢）一角五分，一個捶背一角二分，兩壺茶二角，堂彩加一，二角一分四厘，捐洋一角，共洋二元四角五分四厘，」後邊還有一行小字，「小費隨意」我很詫異的問道：「既有堂彩加一，何以又有小費隨意呢？」茶役說：「堂彩是歸櫃上要的，小費是賞我們的，」我於是也按加一計算，一共給了他二元七角，不想茶役很不滿意的說道，「請你家客氣一點，多把幾角好了，」我被逼不過，又給了他二角，誰想這個茶役剛轉身出去，那兩個擦背的進來說，「請你家賞小費把我們，叨你

家光，特別客氣點好了，」我告訴他們說：「小費已經給剛才出去那個茶役了，你們找他分去吧，」兩個堂役齊聲說道：「他們是茶房的，與我們不一事，我們是活上的，小費另把我們好了，」我只得又給了他們二角，接着刮臉捏腳刮手的，都上來一齊要小費，我問他們說：「你們不都是活上的嗎？一起給過小費了，怎麼還要呢？」他們一齊的說道：「他們擦背的是裡活，我們是外活，小費要另把的，」不得已我又犧牲了三角，纔得脫重圍，

（未完）

固始縣農村狀況及赤匪擾竄情形

高俊寬

一，地位

固始縣係豫南邊區，東界安徽霍邱，北接新蔡，西鄰潢川商城，土地肥沃，庶稱豫省首善之區，乃因近數年來，遭受赤匪之蹂躪，肥沃之縣，竟變為疲敝窮困之區，良可慨也！

二，居民習俗

一，衣食住行：一般農民，多數着用土布，因近年洋貨輸入，間有穿洋布者，富農有少數穿用絲織品。普通每日三餐，貧農有每日二餐，甚或有一餐者，食品以大米為主，兼食麥麵，佐食品為青菜等。肉食有豬肉，雞，鴨，魚等時。居住多係草瓦房屋，無論草屋瓦屋，均不適於居住，窗戶既少

且小，不但室內黑暗，而且陽光不能射入，更不能求空氣之流暢，於養生上，殊不講求。

編者的話

近來我國社會上，爲着「沙氏墜樓殉節，危文繡再醮，與熊毛結婚」三件新聞，弄的滿城風雨，本來國家值此外患交迫，民生凋敝的年頭兒；生活問題，尙難解決，那有閒心理他（她）們這些鳥事，惟有一二熱心社會者，忙裡偷閒，論論是非，稍挽頹風，未可厚非，今將敬之先生關於上述三段新聞的評論，刊在下文，公諸同好，但各人的見地不同，並非「哀的美敦書」的性質，否則將以免戰牌高懸也。

讀「三個不同的女性」之後

敬之

日前閱東方快報「婦女家庭欄」程志昌君的「三個不同的女性」一文，讀畢之後，感慨殊深，處於我國社會新舊潮流交替之中，這種矛盾的現象，雖然勢所難免，但究竟有個事實公論的原由在。

這三個不同的女性，即是：前浙主席魯滌平如夫人沙氏，墜樓殉節；前大總統黎元洪的下堂妾危文繡，在青島再嫁給商店夥友王葵軒；和嫁熊希齡做爲續室的毛彥文女士。這三件事，好相互相連索是的，但因情節不同，受社會的誹謗亦異。程君爲婦女界代鳴不平，一反社會的輿論，敵人並非有意識的，專與程君論戰，不過爲社會觀念，感觸所及，願進一言，以申其義耳。

「程君云沙氏墜樓，不外兩種原因，在魯氏生前，與伊感情甚篤，魯一逝世，哀痛過度而起殉節之念；沙氏是個悲觀者，而在舊制「妾」的地位，是低卑的，她憂將來環境惡劣，倒不如一死，免除日後的痛苦。不問她死因是那一種，但她的殉節自殺，同其他自殺者是一樣，純是弱者的行爲，與她本身無價值，更無所謂節婦的楷範，例如一個男子，因妻死而自殺，是絕不能與她同情的」。程君所述的兩種死因，第一種較比有理，以沙氏的身分年齡論，本可以不必死，魯死再嫁，求個人自身的幸福，當無不可，但渠以既受魯恩，不願再嫁，當爲情死，以致哀極神迷，墜樓殉節，是沙氏之死，出其衷內，以爲不死不足以報魯，是其以義烈爲懷，難能可貴，比諸阮玲玉棄夫嫁人，受良心之裁判以自殺者，勝強百倍矣，何云乎其爲弱者行爲？吾人並非提倡人去自殺，但

不能不欣敬矜節之人，倘社會無節義所拘，則男趨於漢奸走狗，女趨於淫娃蕩婦，國勢前途尙堪開乎？

對於危文繡再嫁之事，本來社會多主反對，程君則代鳴不平，他說：「重嫁問題，女子在乃夫死後，重行嫁夫，在法律上並無明文禁止，按平等原則說，妻死再娶，與夫死再嫁，不是一樣麼？如說黎身為大總統的如夫人，尙不能守節，殊失體面，此係陳腐道德的思想，但人類多是自私的，黎本危爲謀她的自身幸福，也不無可原之處。」余謂危文繡（卽黎本危）之再嫁，本無不可，尤其她是居在妾的地位，更不受社會人士之指摘，滿清開國的皇后，尙有下嫁之舉，何況現在新的潮流澎湃，他又是一個如夫人，余何敢妄加非論，不過黎氏已故去七八載，何以早無此意，待至四旬有半，始發再嫁之念，即便再嫁，亦宜擇人而適，相般而從，期有所長，相依終老，她不此之求，再嫁一無意識的商店夥友，正不知其所期望者何事，是否只顧目前之幸福，忘却年事已非，她既擁有資財，任意選擇男子，是否有另置男妾之嫌，斯可原也，孰以爲不可原。婚姻雙方的年齡，雖無明文限定，亦須合乎世理之常，倘他（她）們純爲愛的結合，以求自身的幸福，愛情是雙方的，危婦愛夥友，夥友能否終始愛她，倘危婦不擁有多數資財，他（她）們能否相愛，是否各有其

副作用，今以求個人幸福言之，阮玲玉另嫁唐秀珊，爲何又要自殺呢？她的幸福在何處？余謂幸福兩字，得於精神者爲上，得於享受者次之，精神的幸福，常由辛苦犧牲中得來，物質的幸福，由於智巧欲念中得來，危婦自願本身享受，忘其所以，再逾數年，年過五旬，店夥王葵軒適三十歲壯夫，能否相依偕老，其不陷於中途遺棄者有幾。此事出諸鄉愚，尤爲人所不滿，何況她是堂堂偉人之妾，能不受人指摘乎，他（她）們立於大眾之下，挽臂携手，能無羞愧乎，危之生活既無問題，發念再嫁，一誤也，所嫁非人，再誤也，故余以爲可嘆的事啊！

毛文彥與熊希齡在滬結婚，一時遐邇傳爲佳話，程君說：「使熊氏只豐富的學識，而無龐大的資產，和地位聲譽，毛女士能否一見傾心的下嫁，」同時該欄內尙有「義俠的短評說：以六旬之年的熊希齡再娶，無一人挑訴；以四旬之年的黎本危再嫁，竟被驅逐，豈熊氏以男子之地位可娶，而危氏以女子之地位不可再嫁，如其不然，以男女的平等原則來論，不是一樣麼。」愚意熊氏年近古希，本可不必再娶，且續娶之關鍵，在毛不在熊，苟毛氏不嫁，則熊氏無從必要吧，熊氏以衰老之年，成長子之瘋狗，自元配朱氏物故，家務暫由侄女管理，茲以侄女行將出閣，勢須覓人助理，續娶之意

，亦在可有可無之間，渠任女從中撮合，毛女士又認爲與自己的條件相符，態氏又何樂而不爲？從此名士美人，相得益彰，况態氏以健康之軀，善於安養，廣行善舉，大年可卜，又安知希齡之名，不成大齡希有之歲？毛女士以精神之愛爲上，性欲之愛爲次，名人韻事，未嘗不可相依終老，所以此事不能與危文緒王蔡軒相提並論也。

以上所述各點，詞語欠周，但知心所欲言，不計工拙，質諸讀者諸公，未悉以爲當否。

(完)

譯述

小說

無人殿

不佞譯述

第二回 鄉村生活

自從他們到鄉間去後，商同他三個兒子，辛勤工作，埋首田園。小美姑娘，也盡力做她分內之事。每晨六點起床，升好火爐，掃除房舍，且做熟了全家的早餐。

起初她尚以做事爲苦，但不久即習以爲常了，不感覺困難。誠然，做事使她有益，她在暇時，讀書自娛，作音樂，當她紡織時，她還要唱歌。

小美的姐姐們，不懂得過日子，每晨在被窩裡吃早餐，十

點鐘還不起來，她們常到外邊去散步，她們走不多遠就疲乏了，她們常坐在多葉的樹蔭下

她們坐在樹下哭着，因爲無有好居室，華美的衣服。她二人彼此說道，「這窮而且愚的小黃毛，怎的喜歡過這糟日子！」她父親的見地，與她們不同，他是很愛小美的。

如斯者約過一年，商忽接到一封信，信上說他的那隻運貨船未曾丟失，現在得靠岸了。小美的姐姐們，聞聽此信，喜極欲狂，她們想一定能離開這裏，再到城裡住，再穿她們的好衣服！

她們知道父親要到船上去，就要求他帶些東西回來，什麼衣服，帽子，美麗的項圈，與高底皮鞋。小美並不要什麼，她自己已想，雖罄船之值，也不够她們所要的物件。

商道：「小美，這是由何說起，你一點東西也不要？我的小寶寶，我給你帶點什麼來？」

小美說道：「父親，你既然想着我，我願意你給我帶一棵玫瑰花來，我們的園中沒有那樣花。」

小美並非真欲要玫瑰花，也不欲要一切的東西，你這點請求，是恐怕她們說她，不要東西，換取她父親的稱贊（恐怕說她沽名釣譽）

次晨，商別了子女，往船上了。到達船上，（未完）

投稿簡章

- 一、本刊以闡明三民主義提倡舊道德發揚新生活知識檢討社會問題並研究學術為宗旨
- 二、來稿文言白話不拘惟須淺顯流暢簡練雋永
- 三、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務加標點符號倘能按本刊行格書寫者尤佳
- 四、投寄譯稿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或將原書附寄
- 五、投稿人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欲用別號者聽）
-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七、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預覆但長篇原稿欲檢還者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寄還郵票
- 八、來稿登載後酌贈獎品或本刊
- 九、投寄刊稿除與本社特約者外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十、來稿請寄北平西城宮門口福綏境二號四維旬刊社編輯部

本刊啟事

歡 歡 歡 歡
迎 迎 迎 迎
訂 分 批 投
閱 銷 評 稿

四維旬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本期零售三分

價目：
半年六角 全年一元一角
郵票代價以一分半分為限

編輯者 四維旬刊社

發行處 四維旬刊社

北平西城福綏境二號

北平琉璃廠東北園

印刷所 博文印刷局

本刊啟事

歡迎

農村調查
農村建設
農村救濟
農村副業

投稿

衛幅無線電社啟事

社址北平西單商場

敬啟者本社自開辦以來辱承各界惠顧無任幸荷茲為酬謝主顧聯絡同志究深學理檢討實習起見本社特與北平四維旬刊約定在該刊之寶貴篇幅中特闢「無線電顧問」欄由本社主任專為答解廣播收音學理與實驗上之各種問題各界同志或對此有興趣之小朋友如有疑問之點請隨時直函本社必有充分答復關於答覆各問題統在該刊顧問欄逐期發表但每一問題不可過三十字以簡明為主特此通啟敬希

鑒察

北平衛幅無線電社謹啟